

SESSION 2016

**CAPES
CONCOURS EXTERNE**

Section : LANGUES VIVANTES ÉTRANGÈRES

CHINOIS

COMPOSITION EN CHINOIS

Durée : 5 heures

L'usage de deux dictionnaires unilingues en langue chinoise (Xinhua Zidian et/ou Xiandai Hanyu Cidian) est autorisé.

L'usage de tout ouvrage de référence, de tout autre dictionnaire et de tout matériel électronique (y compris la calculatrice) est rigoureusement interdit.

Dans le cas où un(e) candidat(e) repère ce qui lui semble être une erreur d'énoncé, il (elle) le signale très lisiblement sur sa copie, propose la correction et poursuit l'épreuve en conséquence.

De même, si cela vous conduit à formuler une ou plusieurs hypothèses, il vous est demandé de la (ou les) mentionner explicitement.

NB : La copie que vous rendrez ne devra, conformément au principe d'anonymat, comporter aucun signe distinctif, tel que nom, signature, origine, etc. Si le travail qui vous est demandé comporte notamment la rédaction d'un projet ou d'une note, vous devrez impérativement vous abstenir de signer ou de l'identifier.

Tournez la page S.V.P.

COMPOSITION

请联系 Espaces et échanges 文化概念中 Le monde sinisé, une sphère culturelle 这个主题, 综合论述并分析以下两篇文章的内容及风格。

Document 1

中国人, 你为什么生气?

龙应台*

在昨晚的电视新闻中, 有人微笑着说: “你把检验不合格的厂商都揭露了, 叫这些生意人怎么吃饭?”

我觉得恶心, 觉得愤怒。但我生气的对象不是这位人士, 而是台湾 1800 万的懦弱自私的中国人。

我所不能了解的是: 中国人, 你为什么生气?

包德甫的《苦海余生》(Fox Butterfield: *China, Alive In The Bitter Sea*, 1982) 英文原本中有一段他在台湾的经验: 他看见一辆车子把小孩子撞伤了, 一脸的血。过路的人很多, 却没有一个人停下来帮助受伤的小孩子, 或谴责肇事的人。我在美国读到这一段, 曾经很肯定的对朋友说: 不可能! 中国人以人情味自诩, 这种情况简直不可能!

回来一年了, 我瞪大眼睛, 发觉包德甫所描述的不只可能, 根本就是每天都在发生, 随处可见的生活常态。在台湾, 最容易生存的不是蟑螂, 而是“坏人”, 因为中国人怕事, 自私, 只要不杀到他床上去, 他宁可闭着眼假寐。

我看见摊贩占据着你家的骑楼, 在那儿烧火洗锅, 使走廊垢上一层厚厚的油污, 腐臭的菜叶塞在墙角。半夜里, 吃客喝酒猜拳作乐, 吵得鸡犬不宁。

你为什么生气? 你为什么不跟他说“滚蛋”!

哎呀! 不敢呀! 这些摊贩都是流氓, 会动刀子的。

那么为什么不找警察呢?

警察跟摊贩相熟, 报了也没有用; 到时候曝了光, 那才真招祸上门了。

所以呢!

所以忍呀! 反正中国人讲忍耐! 你耸耸肩, 摇摇头!

在一个法治上轨道的国家里, 人是有权生气的。受折磨的你首先应该双手叉腰, 很愤怒地对摊贩说: “请你滚蛋!” 他们不走, 就请警察来。若发觉警察与小贩有勾结……那更严重。这一团怒火应该往上烧, 烧到警察肃清纪律为止。可是你为什么都不做, 畏缩地把门窗关起来, 耸耸肩, 摇摇头!

(……)

你怎么能够不生气呢? 你怎么还有良心躲在角落里做“沉默的大多数”? 你以为你是好人, 但是就因为你不生气, 你退让, 你忍耐, 所以摊贩把你的家搞得像个破烂杂院。所以台北的交通一团乌烟瘴气, 所以淡水河是条烂肠子; 就是因为你不说

话、不骂人、不表示意见。所以你疼爱的娃娃每天吃着，喝着，呼吸着化学毒品。你还在梦想他大学毕业的那一天！你忘了。几年前在南部有许多孕妇怀胎九月中，她们也闭着眼梦想孩子长大的那一天，却没想到吃了滴滴纯净的沙拉油，孩子生下来是瞎的，黑的。

不要以为你是大学教授，所以作研究比较重要；不要以为你是杀猪的，所以没有人会听你的话，也不要以为你是个大学生，不够资格管社会的事。你今天不生气，不站出来的话，明天——还有我、还有你我的下一代，就要成为沉默的牺牲者、受害人！如果你有种、有良心，你现在就去告诉你的公仆立法委员、告诉卫生署、告诉环保局：你受够了，你很生气！你一定要很大声地说！！！！

(原载1984年11月24日台北《中国时报》)

*龙应台，1952年2月13日生于台湾高雄县大寮乡眷村，作家。1974年毕业于国立成功大学外文系后，赴美国求学，获堪萨斯州立大学英美文学博士。1988年迁居德国，在法兰克福大学任教授。1991—1999年任德国海德堡大学研究员。1999年出任台北市首任文化局局长。2008年在香港大学担任教授，期间获评为孔梁巧玲杰出人文学者。2012年任台湾中华民国首任文化部长（2014年12月5日卸任）。

Document 2

沉默的大多数

王小波**

君特·格拉斯（Günter Wilhelm Grass）在《铁皮鼓》里，写了一个不肯长大的人。小奥斯卡发现周围的世界太过荒诞，就暗下决心要永远做小孩子。在冥冥之中，有一种力量成全了他的决心，所以他就成了个侏儒。这个故事太过神奇，但很有意思。人要永远做小孩子虽办不到，但想要保持沉默是能办到的。

在我周围，像我这种性格的人特多——在公众场合什么都不说，到了私下里则妙语连珠，换言之，对信得过的人什么都说，对信不过的人什么都不说。起初我以为这是因为经历了严酷的时期（文革），后来才发现，这是中国人的通病。龙应台女士就大发感慨，问中国人为什么不说话。她在国外住了很多年，几乎变成了个心直口快的外国人。她把保持沉默看做怯懦，但这是不对的。

沉默是一种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一种生活方式。它的价值观很简单：开口是银，沉默是金。一种文化之内，往往有一种交流信息的独特方式，甚至是特有的语言，有一些独有的信息，文化可以传播，等等。这才能叫作文化。

沉默有自己的语言。举个住楼的人都知道的例子：假设有人常把一辆自行车放在你门口的楼道上，挡了你的路，你可以开口去说，打电话给居委会，或者直接找到车主，说道：同志，五讲四美，请你注意。此后他会用什么样的语言来回答你，我就不敢保证。我估计他最起码要说你“事儿”，假如你是女的，他还会说你“事儿妈”，不管你有多大岁数，够不够做他妈。当然，你也可以选择沉默的方式来表达自

己对这种行为的厌恶之情：把他车胎里的气放掉。干这件事时，当然要注意别被车主看见。

还有一种更损的方式，不值得推荐，那就是在车胎上按上个图钉。有人按了图钉再拔下来，这样车主找不到窟窿在哪儿，补带时更困难。假如车子可以搬动，把它挪到难找的地方去，让车主找不着它，也是一种选择。这方面就说这么多，因为我不想编沉默的辞典。

一种文化必有一些独有的信息，沉默也是有的。戈尔巴乔夫说过这样的话：有一件事是公开的秘密，假如你想给自己盖个小房子，就得给主管官员些贿赂，再到国家的工地上偷点建筑材料。这样的事干得说不得，属于沉默；再加上讲这些话时，戈氏是苏共总书记，所以当然语惊四座。还有一点要补充的，那就是：属于沉默的事用话讲了出来，总是这么怪怪的。

沉默也可以传播。在某些年代里，所有的人都不说话了，沉默就像野火一样四下漫延着。把这叫作传播，多少有点过甚其辞，但也不离大谱。在沉默的年代里，人们也在传播小道消息，这件事破坏了沉默的完整性。好在这种话语我们只在一些特定的场合说，比方说，公共厕所。最起码在追查谣言时，我们是这样交待的：这话我是在厕所里听说的！这样小道消息就成了包含着排便艰巨的呓语，不值得认真对待。另外，公厕虽然也是公共场合，但我有种强烈的欲望，要把它排除在外，因为它太脏了。我属于沉默的大多数。从我懂事的年龄就常听人们说：我们这一代，生于一个神圣的时代，多么幸福，而且肩负着解放天下三分之二受苦人的神圣使命等等；在甜蜜之余也有一点怀疑：这么多美事怎么都叫我赶上了。再说，含蓄是我们的家教。

在三年困难时期，有一天开饭时，每人碗里有一小片腊肉。我弟弟见了以后，按捺不住心中的狂喜，冲上阳台，朝全世界放声高呼：我们家吃大鱼大肉了！结果是被我爸爸拖回来臭揍了一顿。经过这样的教育，我一直比较深沉。所以听到别人说：我们多么幸福、多么神圣时，别人在受苦，我们没有受等等，心里老在想着：假如我们真遇上了这么多美事，不把它说出来会不会更好。当然，这不是说，我不想履行自己的神圣职责。对于天下三分之二的受苦人，我是这么想的：与其大呼小叫说要去解放他们、让人家苦等，倒不如一声不吭。忽然有一天把他们解放，给他们一个意外惊喜。

总而言之，我总是从实际的方面去考虑，而且考虑得很周到。智者千虑尚且难免一失，何况当年我只是个小孩子。我就没想到这些奇妙的话语只是说给自己听的，而且不准备当真去解放谁。总而言之，家教和天性谨慎，是我变得沉默的起因。

(.....)

(原载《东方杂志》1996年第4期)

****王小波** (1952年5月13日—1997年4月11日)，中国作家。年轻时在云南农场作过知青，插过队，后曾任工人和老师。1978年至1982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学习。1984年前往美国留学。1988年获匹兹堡大学硕士学位。后任教于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1992年后开始成为自由撰稿人。1997年4月11日，因心脏病突发于北京去世。